

左文襄公年譜

左文襄公年譜卷七

同治十三年甲戌公年六十三歲

正月刊種棉十要并棉書分行陝甘各屬設局教習紡織

按奏

簡四十五是年請獎勵勸教兼施州縣摺云臣自度隴以來通飭各屬嚴禁種植罌粟勸諭農民廣種草棉設局教習紡織自肅州凱旋并刊行種棉十要及棉書分陝甘兩省諸飭官吏士民一律經理見據關內外牧令稟齎農約拔除罌粟切結前來其因地土不宜種棉者亦令廣種雜糧以裕生計

飭劉錦棠巡視西甯出關間

道擇要修築堡塞張曜軍抵玉門二月奏免甘肅積欠錢糧公前請蠲茶引欠課招商以票代引部議欲援舊欠責原領商人而於陝西立官茶店招新商承引久之無應者是月公復條具前議申請

詔允行之三月金順額爾慶額軍相繼出關四月日本以兵入臺灣番境沈公葆楨渡海設防於時公方籌出關糧運汰遣甘肅客土各軍先後逾二萬人而各省以臺灣急停解西征協餉公議改湖南東征局爲西征以用兵貴州不果行迺請復由上海轉運局借洋商銀三百萬兩

許之七月

晉東閣大學士畱督陝甘如故是時出關各軍先後進抵西安

詔授景廉欽差大臣金順爲幫辦大臣趣會師古城初公屢議自

哈密以西軍食當由北路采運又與張曜議軍至哈密與屯

數貽書指陳其利

書順卷十四是年與張朗齋書云哈密既苦兵差又被賊擾駐軍其間自非力行屯

田不可然非麾下深明治體亦不能辦理妥洽從前諸軍亦  
何嘗不說屯田然究何嘗得屯田之利亦何嘗知屯田辦法  
一意籌辦軍食何從顧及百姓不知要籌軍食必先籌民食  
通爲不竭之源否則兵欲興屯民已他徙徒靠兵力與屯一  
年不能敷衍一年如何得濟聞哈密地方沃衍五穀皆宜節  
候與內地不異惟饘頭被白逆裏去者多有地無人耕種舉  
行之初須察饘頭見存若干其力可耕墾無籽種牛力者酌  
其能耕地若干分別發給令其安心耕種收有餘糧官照時  
價給買以充軍食其必須給賑糧者亦酌量發給粗糧俾免  
飢餓壯丁能耕每人每日食糧一斤老者弱者每名每日五  
兩聊以度命而已其種籽必須臨時發給庶免作賑糧食去  
又不下種也雖云饘頭多被裏去然必有不願去者以及未  
曾裹去者亦必有被裏逃回者若民屯辦理得法則墾地較  
多所收之糧除留籽種及食用外餘糧可給價收買何愁軍  
食無出官軍能就近採買省轉運之費不少此時由官給賑  
糧食種籽牛力秋後照價買糧在饘頭既得延殘喘且有利  
可圖何事不辦惟需用廉幹耐勞苦之人分地督察勿任兵  
勇恣意擾累勿於銀糧出納稍有需染則聞風至者多而事  
易舉此民屯要策也營中兵勇辦屯田要好營官哨長多方  
激勵勸督迺可圖功每日出隊耕墾均插旂幟分別勤惰每

哨雇本地民人一二名當夫給以夫價以便詢訪土宜物性  
籽種須就近采買或用棍料搬牛力如不能多得騾驢亦可  
用如騾驢不可得即以人力代之三人一犁每犁日可數畝  
最要是照糧給價令勇丁均分庶勇丁有利可圖自然盡力  
耕種營哨官出力者存記功次優獎否則記過如此則各營  
勇丁喫官糧做私糧於正餉外又得糧價利一官省籌運費  
利二將來百姓歸業可免開荒之勞利三又軍人習慣勞苦  
打仗更力且免久閒致生事端容易生病利四此兵屯要策  
也

哈密辦事大臣文麟軍方開屯恐妨其軍食奏以爲不便  
止其行而景廉上言哈密至古城千有餘里存糧須供支駐  
紮各營金順所部月需糧料三千石添以鉅數實力有不支  
至是復以科布多烏里雅蘇臺采糧一石運至古城需銀十  
餘兩勞費多停止之奏請出關糧料應由關內接濟八月金  
順前鋒各營并額爾慶額馬隊赴古城餘軍之畱肅州安西

者觀望不敢繼進書牘是年與袁筱塢書云金張額三軍均畱一半在肅一半出關糧運兩事費盡氣力尙不能如願涼甘肅之糧搜括殆徧弟所陳續進之軍且難繼踵而行何論穆軍張朗齋奉命赴古城景秋屏奏止之恐止之恐妨其糧路而皆責成於陝甘哈密古城均早辦屯田而皆稱妨其糧路而以言兵屯則束甲坐食而已以言民屯則纏頭早軍食不繼以言兵屯則束甲坐食而已以言民屯則纏頭早已失業而主者尙欲守此荒土以與後至之軍相市朗齋與屯哈密數月尙無成說弟請其先分兩營前進和甫遣五營先進而續進則杳無音耗意欲弟代爲籌策具奏已并不發一言弟其若之何又與吳桐雲書云出關之師糧運至哈密每百斤已費銀十一兩有奇而彼中不能隨地殺糧且并阻其興屯自贍朝旨亦遂允之由哈密至巴里坤古城又干餘里均責關內轉挽接濟是西師永無見賊之日矣事何由濟

朝議以前用兵關外均設糧臺肅州由重臣督率經理

詔公督辦糧餉轉運由關內籌解達古城袁保恆以戶部侍郎爲

幫辦迤西征糧臺肅州公以金軍旣由哈密前進則師行北路糧臺不當迤設肅州且景廉奏由烏科采運巴古需銀十餘兩迺僅與由涼采運至安西價腳相等而由安西踰哈密轉運巴古二十六站運腳又須倍之斷無舍近求遠舍賤食貴之理方具疏覆陳袁保恆遽遵

旨籌備迤臺事宜入告公奏曰竊維軍行糧隨迤臺之舉自不容已而設臺必緊居前敵之後大抵皆然西疆地形以天山爲界畫分南北兩路哈密全部介居其中由哈密北行迤而西歷巴里坤古城烏魯木齊各城達伊犁爲北路準部舊地也由哈密西行歷闢展吐魯番庫車阿克蘇各城達喀什噶爾

爲南路皆回部錯居之地。乾隆中闢地伊犁官軍由烏里雅蘇臺科布多入轉戰而前。師行北路。故糧臺設於北路。道光初用兵討張格爾。時賊已陷喀什噶爾。繼陷烏什和闐葉爾羌賽喇等城。官軍會師阿克蘇。直指喀什噶爾。師行南路。故糧臺設於肅州。分設於托克遜阿克蘇各城。皆南路也。上年肅州事定。臣奉

諭設立轉運糧臺。請任戶部堂官總司其事。并選派廉幹司員攜帶帑銀出關辦理。其時安西甫經收復。哈密傳聞異詞。金額張宋諸軍均在肅州。就彼時派軍出關。局勢言之也。若以見在局勢言之。額金兩軍已由安西哈密前進北路。巴古濟木



薩之糧僅供主客兵民屯食應預爲籌措厚其儲峙備支應  
續進之軍西征糧臺若仍迤肅州則偏於南路北距古城二  
千九百六十里臺司支應何由察諸軍之糧食贏縮而各協  
其宜東北距科布多四千三百餘里距烏里雅蘇臺近六千  
里臺辦采運何由察價腳之低昂遲速而盡得其實無論軍  
行北路糧臺設於南路爲從前未有之事也臣前奉

諭旨擬卽據實覆陳甫數日接袁保恆鈔摺迭咨已於九月十四  
日具奏統籌出關糧餉轉運事宜并鈔附各片殊爲駭然旋  
接袁保恆疊咨籌辦哈密購糧委員上口購駝分途購辦車  
騾等事臣以與肅局所辦有不協者有重出者徒耗經費無

裨實事按次覆商袁保恆又以統籌全局自任并以肅州克復諸軍未能直擄烏魯木齊爲咎詞愈憤而義愈乖竊惟糧臺之設原爲收支轉運而起自應就糧運兩便地方設立方爲有益茲查肅局所辦采糧轉運一切具有端緒臣可保其無誤是糧臺毋容侈設肅州明矣袁保恆所擬購駝隻價銀已咨明劃解烏城所購駝隻由北路巴里坤交收牧放是北路轉運不患無駝也烏古雖非著名產糧之區然景廉十年奏準口外運解軍糧實本不少嗣因采駝無款停止資蒙臺遞運到營不及百分之一餘存烏臺科城半多朽腐遂又奏請停運是北路采辦不患無糧也肅城克復餘逆盡殲烏科

無賊竄擾道路疏通然則糧臺迤設北路供支北路之軍以  
今視昔其又奚疑合無仰懇

皇上敕下袁保恆毋庸拘照迤臺肅州駐紮

諭旨敕於烏里雅蘇臺科布多巴里坤擇一處迤臺兩處設立分  
臺剋期集事庶明年駝隻歇廠之前北路儲峙充裕先進之  
軍得迅赴戎機續進之軍絡繹爭赴於臣上年所陳分起次  
第前進之策亦可脗合又以張曜軍已進哈密復奏遣興屯  
日哈密本回王邁哈默特世守之業茲纏回離邊荒地無人  
承耕文明兩軍旣已分撥開墾客軍事同一律自可開荒聊  
佐軍食惟屯田一事名雖同而實則異有初時用兵就地興

屯事定入官者爲兵屯見在南北各城皆有之有屬境被賊戶口逃亡官軍於師行地方且耕且戰隨時招徠難民復業襍居耕種事定地已開荒成熟仍還之民此卽甘肅近時辦法其始雖名兵屯然地仍歸之民不得謂爲兵屯也哈密內坵已久事體與南北兩城不同纏頭避匿他方如屯務辦理得宜自將襁負而至此時官軍就地耕墾應隨時察酌情形遇有哈民來歸卽發賑給種并指給地畝俾得自耕自食或給子雇值令其隨同耕穫俾得自食其力異時官軍拔行地畝成熟復業者必日多一日是官軍開荒於軍食有裨於哈民故業無損而哈民復業得免開荒之勞尤所心願至文明

兩軍已墾地畝外荒地甚多客軍襍處承耕自應約束勇夫  
遇農工交涉勿因爭執而釀事端亦古昔耕者讓畔之意於  
時袁保恆亦奏請經費大興屯政公以屯事當隨時地由漸  
而入軍餉方絀若徒驚開屯之名設局興辦恐復業之民少  
而局員丁役之費翻多於散賑給種之費非此時所宜奏罷  
之臺灣事既平中外籌議海防總理衙門疏陳練兵簡器造  
船籌餉用人持久諸條貽書詢公得失公條具以對按書牘  
是年復總理衙門書云大疏所陳閱遠精密用人一條尤握  
諸條之要雖古今無以易顧天下事言之實易行之實難非  
待成效畢臻之日無由知其誠然也以練兵論就水陸原額  
拔精壯聚而練之是矣然祇有此數拔其精壯練以備戰而  
存營無留良焉何以資分布而利更番練營積習最深水師  
尤甚一在糧餉太薄一在不能入操之兵太多一在額數多

歸私役氣勢不能完整宗棠在閩力求整頓曾詳細陳明  
議者謂餉足而令行擬抽練之兵每月給餉十元則費重無  
以爲繼且一例加增何以示勸似以閩見在辦法每名糧餉  
二兩七八錢爲度操演一次拔尤加賞十次列上等每月加  
賞一兩數錢則兵可得而練至西人洋槍隊式行列整齊進  
止有度遠勝中土然自勦辦髮捻中國材武之士輩出善戰  
者多尙洋槍而不盡習其陳式劉松山章合才所練陳法足  
平髮捻亦可制洋人宗棠實親見而信其能蓋練兵之要首  
練心次練膽而力與技其下焉者也以簡器論從前西人舊  
式槍礮本已精工近改用後膛進子之法進口大而出口翻  
小致遠取準更爲精妙其新式則愈出愈奇實則槍如後膛  
七響礮如後膛螺絲開花已極槍礮能事無以復加過求精  
緻必難適用戰陳之士多係粗才難望其細意研求尤在用  
其所習此間製造局能仿造布國螺絲礮及七響槍近改中  
國舊有之劈山礮無致擡槍用合膛開花子劈山架改用難  
腳無殼擡槍改用一人施放且更便捷蓋欲長短相間參用  
中西之法而兼其長如果能得地勢用教練之將弁帶習練  
之兵丁其制勝確有把握以造船論閩局創造五年限內效  
已可觀如不停撤則洋人所長皆華人之長實爲永久之利  
至鐵甲船一種接幼丹中丞書必須采購頗聞此項船式質

重而堅不能入口收泊其利在衝劈輪船然將到之時巨浪  
洶湧輪船從容起旋亦可預爲之計俟購到再爲察驗如在  
所必需雖費不惜議者三洋各分設大製造局局勢難得所  
船礮機器無論無其人無其費亦無其地閩局地勢惟慮船  
設各廠費至巨萬鐵甲船到令華匠仿造亦可有成惟慮海  
槽不能展拓然究已有局勢較滬局易爲功也以籌餉論海  
上用兵以來公私耗竭然猶藉洋稅釐金歲入鉅款得以支  
持雖受其損亦獲其益此次日本稱兵沿海各省不能不卻  
顧者輪船調聚閩洋各口頓無倚恃從前所設礮臺有不得  
地勢者有不慎益求慎一事而加以萬慮一慮而重以三思宜  
防不得不慎終日之計也於是紛議購船置器增兵募勇冀  
其恤恤乎無終日之計也於是紛議購船置器增兵募勇冀  
倖目前無事不暇計經費之足支與否局勢之能久與否戰  
欲其勇防欲其怯揆之情理無足深尤今規畫久遠似宜合  
始事之費與經常之費成分終可大度而亦可久如始事之時  
應之週期詳慎於始要成於終可大度而亦可久如始事之時  
悉索以供設此後釐稅衰減經常之費又將安出萬一島族  
生心調發日煩需用孔急又將何策以應之此皆宜早爲之  
所也就海防分言之閩粵吳越燕齊及孤縣各島凡可收船  
寄旋之處均宜察勘預爲之防然合七省通籌則祇此一海

如人一身有氣，隧血海，筋脈包絡，皮肉之分，卽有要與非要。之別：天津者，人之頭項；大江三江入海之口，腰膂也。各島之要，如臺灣、定海，則左右手之可護頭項、腰膂者，皆宜嚴爲之防。以此始者，可以此終，不可一日弛也。此外視如骸體，謂其無足愛惜，固不可謂其必全力注之，亦不必也。北、東、南、三洋輪船，常川會哨，自有常山率然之勢。議者擬劃分三洋設專閫，三提督則畛域攸分，翻恐因此貽誤。七省督撫，亦成虛設。論議紛紜，不問又不能彊三提督以同心，則督撫亦成虛設。論議紛紜，難言實效，必由乎此，不可不慎也。按總理衙門創辦海防，一疏議發于丁公，曰：「昌木師章程，并下沿海督撫，議其時直督合肥、李公、江督、開縣、李公，均有覆奏之摺。公以遠在西陲，不與議此書，乃總署密以咨公者，書中所稱如優加勇銜，設三製造局，分三洋設提督，則丁疏所陳也。」十一月復奏甘肅分關請援案增額爲四十名。

許之河州回閔殿臣以與馬占鰲相仇，遽倡眾據大東鄉復叛。犯甯河屯，沈玉遂輕入，失利寇遂進犯州城。沈玉遂、張仲春等



力禦之於時叛者號十數萬人報至公遂檄留防軍分隘任戰守調劉錦棠自西甯出大河家口馳赴寇馳突輒礙於防軍戰十日悉破降之閔殿臣伏誅十二月

上寢疾輟朝公上疏請

慎起居甲戌

穆宗毅皇帝崩 是年四子孝同入縣學 作贈內閣學士周君祠碑贈光祿大夫新甯劉府君墓表

光緒元年乙亥公六十四歲

正月奏改循化廳屬買吾八族番民隸洮州袁保恆以公前疏迺請迺西征糧臺巴里坤爲南北適中之地議先買古城

濟木薩之糧不足仍由南路調運并請於舊部皖軍調營護  
運

上復下公議是時公方訪知歸化包頭取道射臺大巴至巴里坤  
爲商旅通行之路糧駝可資購雇遣知州陳瑞芝赴歸包試  
辦迺覆奏曰糧臺必緊居大軍之後巴里坤距各軍駐紮之  
古城濟木薩等處爲程七百餘里袁保恆稱糧臺宜設巴  
城是矣惟巴城產糧無多從前天時地利人和三廠屯田日  
久荒廢從新經理屯政暫無近功經理如不得人更滋虛耗  
金順上年在此采辦軍糧僅得七千餘石其明徵也臣原奏  
北路應兼收烏科一帶新舊之糧者以此袁保恆所陳迺臺

巴里坤先買古濟之糧次則仍由南路調運臣思古城之糧  
景廉已經訂買巴里坤之糧金順已經訂買其額爾慶額所  
買之糧臣已發過價銀暫毋須由臺支發若訂買古城濟木  
薩之糧運回巴里坤無論古濟之糧未必尙敷訂買且亦無  
此辦法也南路涼甘肅安西新訂之糧十九萬石不爲不多  
因乏見銀收繳尙欠五萬餘石除供張曜宋慶全軍及金順  
畱安西肅州數營外涼甘肅州所有防城護運兵勇馬步各  
營皆取給於此若復加價訂買則已訂之五萬餘石更難取  
齊且貧戶無糧出糶者買食維艱青黃不接時無從設措揆  
之事理實不可行然則臺迓巴里坤其必仍於北路廣籌采

運也明矣近廣加諮訪知歸化包頭至射臺大巴二帶十數  
站大巴至巴里坤十六站中間產糧之處甚多其地雖無臺  
站無一定地名然舊時商旅之赴巴古烏魯木齊者每取道  
如此湖茶私販由此路至古城銷售經歷任督臣奏明有案  
近日臣礮隊總兵鄧增隨金順到巴里坤稟稱巴城商賈絡  
繹不絕棉價布價糧價與內地相近皆言由烏科一帶來者  
卽指此路觀其市價平減知其徑路之捷價腳之省景廉前  
與金順書稱包頭運糧實亦不少非虛語也臣檄歸綏道崇  
議詢訪確實具報一面委員攜銀二萬兩試往采運應否加  
銀增采容遲再議惟袁保恆所奏迯臺巴城雖以調運烏科

之糧爲言以調運南路爲未著而注意仍在肅州見在趕製大車已購車騾三千頭駸駸西向勢已垂成事難中止姑無論天山嶺脊石徑犖确向無轍迹重載糧車聯幫銜接較之單車空車尙可參用人力從容過險者艱阻特甚事必不行也卽照袁保恆所擬辦法言之車糧由肅運巴艱阻所不辭勞費所不惜而肅運之糧亦必無顆粒到巴城按肅州安西越哈密二十四站計程雖止二千二百餘里而道路綿長又多戈壁車馱駝隻均須就水草柴薪之便憩息牧飲不能按站而行中間人畜疲乏又須停住養息卽催趲迫促斷非三十餘日不能到巴計每騾一頭須啖料八斤一車一夫口食

日須兩斤蘭州以西料豆缺產餵養用青稞大麥粟穀等充之畜食之料卽人食之料也車行三十餘日計一車運載之糧至多不過六百斤兩騾餵養卽耗去五百數十斤車夫口食亦須六七十斤而車糧已罄安有餘糧達巴里坤乎卽達巴里坤而車騾之餵養車夫之口食又將安出此不謂之虛糜不得也大抵西北轉運以駝隻爲宜爲其食少運重又能過險也駝行口內食糧不過三斤晝牧夜行可省草束且一夫管牽五駝日需口食又省若行口外則食草不食料如遇勞乏但餵料一升加鹽少許仍卽復故惟駝夫宜擇其老實勤快管夫之人宜擇其耐勞勤於體恤者雖不歇廢亦少倒

斃之患故關內外諸軍均使駝而不便車統領營官之能者  
常畱心照料不盡委之廝養小卒也袁保恆初議逐臺臣卽  
詳告以宜駝不宜車關內之用馱騾可多車騾宜少天山無  
車路關內之糧難逾天山及購駝不如雇駝官車不如用民  
車已辦之車只可酌改州縣臺車以省餽養而迄不見察臣  
無如何見在製造車輛已成采買騾騾已到而始籌及餽養  
維艱意欲仍駐肅州辦理車運并奏陳西路用兵糧臺均設  
肅州而引岳鍾琪曾用兵車糧車黃廷桂分車馱北過天山  
爲證不知岳鍾琪之用兵車後此曾否停止其過天山或係  
令士卒推挽以資輕便均無從詳攷至糧車則岳鍾琪於後

起運至玉門布囊吉時咨止前進而由巴里坤派餘丁三千幫協轉運謂可省車馱之煩并以節費當時原有紀錄黃廷桂於用兵回部時以車騾駐哈密一半赴北路巴里坤裝糧運庫車一半徑由哈密運南路吐魯番時當重熙累洽物產豐盈而岳鍾琪由南路進兵巴里坤始用糧車繼復停止至派餘丁三千轉運藉以省煩節費其因天山非車路可知黃廷桂用車騾一半往北路運庫車重載返時不踰天山其一半徑由哈密運吐魯番則本是向天山西南行更不近天山也袁保恆預存想當然之見求成必不可行之事竟至牽羈往迹傳會其說臣實有所未喻也竊維從前西路用兵



列聖之派大員赴肅州哈密辦糧臺轉運前敵軍食者均以集協款調車馱駝隻爲事至糧料草束一切承辦之員必視前敵軍行所至擇路之捷費之省者妥慎籌維務得其當道光六年討張格爾官軍由北路向南路之阿克蘇

宣宗特頒手諭十條以肅州嘉峪關距阿克蘇五千餘里哈密總設糧臺鞭長莫及

敕運烏魯木齊所積屯糧赴阿克蘇并於伊犁采買省內地轉輸大半又以內地軍械火藥由南路吐魯番至庫車途多戈壁敕改由北路踰冰嶺轉阿克蘇程途相等細繹

疊降諭旨於師行南路時猶以運北路之糧省內地轉輸爲宜然

則師行北路不應由南路辦運也明矣臣愚謹就見在已成局勢言之袁保恆迻臺之先必將烏科及各處糧路運路周爰諮詢精心擇度以所購之駝運北路之糧以次達巴里坤迨巴里坤收有成數袁保恆徑赴巴城設立糧臺一面仍運北路之糧一面用駝南來裝運南路肅局之糧屆時距秋穫之期不遠采糧較易可冀集事較之駐肅轉運巴里坤重車不能過險軍餉無可繳納勞費過多終歸無濟者大不侔也其已辦車騾虛耗餽養殊爲可惜擬以有騾無車分撥蘭州車路抵臺車之用或加撥涼甘安肅各處備臺車添套及補里車放忙之缺容臣與袁保恆商定再由袁保恆自行陳奏

至原奏糧臺逐設須撥兵護運請於舊部商調數營奉

諭左宗棠能否將應撤之營撥馬步若干酌商妥辦竊惟臣軍自上年撤遣馬步四十營後又撤奇捷等營千名見僅存一百四十一營其應撤之營久役思歸是否願赴關外無從懸擬查巴里坤原有領隊大臣及總兵駐紮臣近奏委記名提督王鳳鳴署理鎮篆已飭切實挑汰募補臺逐同城自可資其照料糧臺應有護臺兵勇夫役爲數不必過多設臺以後前敵諸軍餉需赴臺請領毋須由臺運解哈密見有張曜全軍駐紮安西肅州甘州涼州蘭州平涼以至陝西節節駐有防營原因巡緝游匪兼資護運而設袁保恆隨時咨行護運斷

無違誤毋庸調撥馬步致涉虛糜且見在臺尙未逐籌糧餉  
運茫無頭緒豈可預議增調馬步各營益重其累臣拜摺後  
當卽鈔錄摺稿咨知袁保恆如有不合彼此無妨辨駁以衷  
一是俟議論悉合意見均融再當會銜具奏已而都統景廉  
復奏言北路烏科等城苦寒無糧可采巴古新復之區情形  
艱窘必應由關內接濟迺免師久無功左宗棠前奏軍糧祇  
能運送哈密金順所部駐肅州安西者尙十餘營及張曜宋  
慶兩軍其勢不能前進株守後路又安用此重兵爲請仍飭  
左宗棠將後路糧運臺站查照成案籌畫毋存諉謝科布多  
烏里雅蘇臺大臣額勒和布等亦以爲言

朝議不能奪仍責公實力籌辦力任其難會李公鴻章奏覆海防  
條議言新疆各域自乾隆年間始歸版圖無事時歲需兵費  
尙二百餘萬徒收數千里之廣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爲  
不值且其地北接俄羅斯西界土耳其天方波斯各回國南  
近英屬印度今昔異勢卽勉圖恢復將來斷不能守閱外國  
新聞紙喀什噶爾回首新受土耳其之封并與俄英兩國立  
約通商是已與各大邦句結一氣不獨伊犁久距已也揆度  
情形俄先蠶食英必分其利皆不願中國得志於西方而中  
國目前力量實不能兼顧西域師老財匱尤慮別生他變曾  
國藩前有暫棄關外專清關內之議殆老成謀國之見今雖

命將出師兵力餉力萬不可逮可否

密諭西路各統領但嚴守見有邊界不必急圖進取一面招撫伊犁烏魯木齊喀什噶爾等回酋準其自爲部落如滇粵蜀之苗徭土司越南朝鮮之略奉正朔足矣俄英旣各懷兼併中國亦不致屢煩兵力自爲經久之道況新疆不復於肢體之元氣不傷海疆不防則腹心之大患愈棘輕重必有能辨之者此議果定則已經出塞及尙未出塞各軍可撤則撤可停則停其停撤之餉卽勻作海防之餉二月辛未

密諭公曰有人奏新疆各城北鄰俄羅斯西界土耳其天方波斯各回國南近英屬之印度中國目前力量不及兼顧西域可否敕

西路統領但嚴守見有邊界不必急圖進取此議果定則已經出塞及尚未出塞各軍可撤則撤可停則停其停撤之餉卽勻作海防之餉又有人奏海疆之患不能無因而至其視成敗以爲動靜者則惟西陲軍務宜以全力注重西征各等語刻下情形如何暫緩西征節餉以備海防原於財用不無裨益惟中國不圖規復烏魯木齊則西北兩路已屬堪虞且關外一撤藩籬難保回匪不復嘯聚肆擾近關一帶關外賊氛旣熾雖欲閉關自守勢有未能見在通籌全局究應如何辦理之處著該大臣酌度機宜妥籌具奏至關外見有統帥及見有兵力能否剿滅此賊抑或尙有未協之處應如何調度始能奏效或必須有人遙制俾關外諸軍作爲前

敵專任討賊方能有所稟承并著通盤籌畫詳細密陳肅州克復後疊諭該大臣將所部各營裁併遣撤原冀撙節餉項以備出關之需上年十月間并據奏亟擬次第裁併爲節餉整軍計等語見在能否續行裁撤以期勻出餉需諒必隨時經畫并著一併奏聞西路用兵不能不以肅州一帶爲後路糧臺朝廷不另簡戶部堂官辦理疊諭左宗棠駐肅州專司其事亦以糧運事宜經本省大吏督辦呼應較靈又恐該大臣公務紛繁不遑兼顧并以袁保恆前辦西征糧臺數年以來尙無與左宗棠不能和衷痕迹故特授袁保恆以戶部侍郎并作爲幫辦以爲該大臣指臂之助迺近來彼此齟齬殊失協和之道左宗棠閱歷之深居心之正辦事之精



細結實原迥非袁保恆所能及而該大臣平日亦間有意存畛域氣量近褊之處袁保恆旣不能與左宗棠平心商榷深恐貽誤事機朝廷實深慮且遇事各存意見則兩人同辦轉不如一人獨辦可免掣肘之處左宗棠老成謀國素著公忠關外餉糧轉運事宜應如何辦理自必籌之至熟而鎮西迪化各廳州皆該督所轄尤應獨任其難左宗棠前曾有不駐肅州亦可隨時料量之奏如該大臣可以兼顧抑或一人不能兼顧而袁保恆實難勝幫辦之任該大臣意中或另有得力之員可以分任其事亦不妨據實直陳均著妥籌密奏俟奏到後再降特旨將袁保恆撤回朝廷用人毫無成見但求於事有濟該大臣當諒此苦衷也本日據錢鼎銘

心音由氣行說  
寬緩也

奏中原無大軍鎮撫擬將宋慶所統全部調回潼關扼紮不但西  
可顧秦隴北可蔽晉燕豫省亦有所恃且可省一軍之芻粟以供  
出關諸軍之騰飽等語宋慶所部應否畱紮內地如不令該軍西  
征關外兵勇是否足敷剿辦著左宗棠體察情形迅速具奏於是  
公覆陳曰竊臣於光緒元年二月十二日承準軍機大臣密  
寄光緒元年二月初三日欽奉

上諭一道敕臣妥籌密奏欽此敬繹再四欽仰

聖慮精深無微不至凡愚臣思念所及未敢率陳者均已曲蒙  
慈衷鑒諒

訓示周詳跪聆之餘譬猶蠶蟲坯戶一聞春霆迺迨然而有昭蘇

之意也竊維時事之宜籌謨謀之宜定者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并重今之論海防者以目前不遑專顧西域且宜嚴守邊界不必急圖進取請以停撤之餉勻濟海防論塞防者以俄人狡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西北無虞東南自固此皆人臣謀

國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見自封者也臣之愚昧何能稍抒末議  
上瀆

宸聰顧閩浙承乏稍知海國情形及調督陝甘雖拮据戎馬之間  
迄少成績而關塞征戍局勢地形亦嘗留意既蒙

垂詢及之敢不畢獻其愚以備

聖明采擇竊維泰西諸國之協以謀我也其志專在通商取利非必別有奸謀緣其國用取給於征商故所歷各國壹以占埠頭爭海口爲事而不利其土地人民蓋自知得土地則必增屯戍得人民則必設官司將欲取贏翻有所耗商賈之智固無取也惟其志在征商也故設兵輪船議保險以護之遇有占埠頭爭海口之舉必由公司召商集議公任兵費而後舉事自通商定議埠頭口岸已成各國久以爲利知敗約必妨國用也商賈計日求贏知敗約必礙生計也非甚不得已何敢輒發難端自輪船開辦彼挾以傲我者我亦能之而我又搏心抑志方廣求善事利器益爲之備謂彼猶狡焉思啟顧

而之他似亦非事理所有論者迺欲撤出塞之兵以益海防之餉臣且就海防應籌之餉言之始事所需如購造輪船購造槍礮購造守具修建礮臺是也經常之費如水陸標營練兵增餉及養船之費是也閩局造船漸有頭緒由此推廣精進成船漸多購船之費可省雇船之費可改爲養船之費此始事所需與經常所需無待別籌者也海防之應籌者水陸練軍最爲急務沿海各口風氣剛勁商漁水手取才非難陸路則各省就精兵處募補如粵之廣惠潮嘉閩之興泉永漳浙之台處甯波兩江之淮徐鳳泗穎亳諸處皆可訓練成軍較之召募勇丁費節而可持久見在浙江辦法餉不外增兵

有實用臺防議起浙之開銷獨少似非一無可恃者比也海防應籌者止此論者迺議停撤出關之餉勻作海防夫使海防之急倍於今日之塞防隴軍之餉裕於今日之海防猶可言也謹案臣軍二次入關請撥的餉四百萬分六十萬兩畀陝餘以餉臣部各軍凡軍需軍糧軍火軍裝轉運賑撫津貼召募一切均挪迤餉項暫應急需未嘗另立款目嗣後戶部議撥各省關釐金解濟臣軍而後臣之軍餉迺有八百餘萬之數而撤遣冗兵潰卒有費撫輯土匪安插回民有費局勢日擴用費日多甘肅舊有各軍均照臣軍每月發鹽菜發糧食發寒衣發轉運費發一月滿餉合計入關度隴每年牽算

所獲實餉不滿五百萬兩而應出之款不下八百餘萬兩協餉到營一散卽盡陳欠相因旋成鉅款故臣軍每年初發滿餉兩月繼則發一月滿餉尙慮不敷每至冬盡臘初輒繞帳傍徨不知所措隨時隨事加意撙節截至十二年臘底止欠常年餉八百二十餘萬兩挪空卹賞銀三十餘萬兩而各省關積欠臣軍之餉則已三千數百萬矣上年春夏之交仰蒙聖恩特給庫款一百萬兩臣次第撤遣馬步四十營續又撤馬步于各省常餉二百餘萬兩此卽指八百二十餘萬兩之積欠餉數而言非實銀也肅州克復後籌辦采糧轉運新舊兩屆共計已墊價腳實銀三百數十萬兩糧可供至本年見新運

腳則由涼運甘由甘運肅由肅運安西由安西運哈密約尙短實銀數十萬兩部章雖準作正開銷而仍祇取給於臣軍之餉計又占去一年應得實銀之數是欲求如常年通融敷衍苟願目前而亦有所不能況關外糧運愈遠愈費甘肅全局應圖漸復舊制經費又將有增無減也溯查沿海五省同治十一十二兩年每年解到協餉約近三百萬兩上年臺防事起福建奏停不解廣東江蘇解款稍減而浙江則比十一年多解二十九萬兩比十二年多解三十七萬兩山東亦多解二萬五千兩四省牽算所解實銀尙二百四十餘萬兩非賴廣東江蘇浙江山東疆臣公忠之誼則出關糧運鉅款欲



停不可欲墊不能又不知計將安出也論者擬撤出關兵餉無論烏魯木齊未復無撤兵之理卽烏魯木齊已復定議盡地而守以征兵作成兵爲固圉計而乘障防秋星羅碁布地可縮而兵不能減兵旣增而餉不能缺非合東南財賦通融挹注何以重邊鎮而嚴內外之防是塞防可因時制宜而兵餉仍難遽言裁減也

高宗先平準部次平回部拓地二萬里北路之西以伊犁爲軍府南路之西以喀什噶爾爲軍府當時盈廷諸臣頗以開邊未已耗數滋多爲疑而

聖意閱深不爲所動蓋立國有疆制置方略各有攸宜也謹按天

山南北兩路舊有富八城窮八城之說北自烏魯木齊迤西  
南自阿克蘇迤西土沃泉甘物產殷阜舊爲各部腴疆所謂  
富八城者也其自烏魯木齊迄東四城地勢高寒山谿多而  
平川少哈密迤南而西抵阿克蘇四城地勢褊陋中多戈壁  
謂之窮八城以南北兩路而言北八城廣而南八城狹北可  
制南南不能制北故當準部彊盛時回部被其侵削後爲所  
并

高宗用兵準部以救回部準部旣平回部降臣阿逆又公行背叛  
妄冀踞其舊有腴疆自成戎索

天威所臨兇豎授首遂并回部有之腴疆旣得適分屯列戍用其

財賦供多屯之軍節省鎮迪以東征防繇費實亦不少今若  
畫地自守不規復烏垣則無總要可扼卽烏垣速復駐守有  
地而烏垣南之巴里坤哈密北之塔爾巴哈臺各路均應增  
置重兵以張犄角精選良將興辦兵屯民屯招徠客土以實  
邊塞然後兵漸停撤而餉可議節矣屆時戶部按其實需經  
費酌撥各省協餉嚴立程限一復道光年間舊制則關內外  
或可相庇以安若此時卽擬停兵節餉自撤藩籬則我退寸  
而寇進尺不獨隴右堪虞卽北路科布多烏里雅蘇臺等處  
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節餉於海防未必有益於邊塞則大  
有所妨利害攸分亟宜熟思審處者也論者又謂海疆之患

不能無因而至視西陲之成敗以爲動靜俄人攘我伊犁勢將久假不歸大軍出關艱於轉運深入爲難我師日遲俄人日進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俄人不能逞志於西北各國必不致構衅於東南其於海防情勢言之甚明而於邊塞情勢容有未審俄人之竊踞伊犁也乘我兵事紛繁未遑遠略因藉口代守圖攫其財利以自肥其肇事伊犁亦豔其土沃泉甘川原平行物產豐饒夙號腴區又距其國南界稍近伸縮得以自如也自肅回盡殲安西州縣收復官軍疊進哈密巴里坤濟木薩關內外聲息漸通中間僅烏魯木齊紅廟子爲逸賊白彥虎所踞尙稽

天討黑子著面何足重輕俄羅斯北方名邦非如尋常無教之國  
謂將越烏垣紅廟子挾逆回與我爲難冒不韙而爭此不可  
必得之瘠壤揆之情勢殆不其然至土耳其卽都魯機國於  
五印度之西距伊犁喀什噶爾萬數千里而遙印度爲古佛  
國在唐稱身毒痕度音轉而訛不知何時奉天方回教遂忘  
其舊地奧而腴廣產鴉片英人據其東南孟買孟加喇爲利  
藪轉市中國道光年間東印度盡淪於英吉利厥後俄人又  
侵其北境西境土耳其國勢分崩離析非復寰宇中央之舊  
矣英人以鴉片入中國均由孟買孟加喇興販而來近詢滬  
局委員知鴉片來源仍旺舊惟公班及巴第古喇兩種今添

大小白頭土、所謂大小白頭番、本印度回教之人、其地卽土耳其也。喀什噶爾回酋之叛、增土耳其與俄英兩國通商。聞海口已列入新聞紙。此間尙無聞見。果如新聞紙所言、喀什噶爾增其同教之土耳其、與英俄通商、我旣兼顧不遑、無從問及。則將來恢復後能否久守原可姑置勿論。但就守局而言、亦須俟烏魯木齊克復後、察看情形、詳爲籌畫、始能定議。若此時先將已經出塞及尙未出塞各軍、概議停撤、則實無此辦法也。

諭旨中國不圖規復烏魯木齊西北兩路已屬堪虞且關外一撤藩籬難保回匪不復嘯聚肆擾近關一帶關外賊氛旣熾雖欲閉

關自守勢有未能於邊塞實在情形瞭如指掌臣本毋庸再贅一詞特以事關時務大局不備細陳明必貽後悔身在事中有不敢不言言之不敢不盡者耿耿此衷良非有他至規復烏魯木齊非勦撫兼施不可非糧運兼籌不可按陝逆白彥虎由西甯大通竄遁關外時除老弱婦女外能戰之賊至多不過數千而止人所共見卽被裹出關各回由安玉哈密逃歸就撫者其說亦同前敵所報或多或寡未足爲憑其言賊勢或旺或衰亦非確論據實而言白逆悍驚不如陝回諸目而狡詐過之計該逆自陝至甘未嘗佔踞城池遇勁軍未嘗戀戰有時見勁軍躡蹤而至紿諸逆目斷後自挈黨夥先逃所

犯之處未嘗久留專爲覲便竄逸之計觀其過肅城不赴馬  
四之招見踞紅廟子不踞烏垣亦可概見賊智長於用伏官  
軍計畫稍疏輒爲所陷臣前接關外諸軍函牘言賊可取狀  
曾告以勿論賊勢彊弱且自問官軍眞彊與否賊之以弱示  
形須防其羸師誘我此賊如敗必乘機竄逸如陳前殪死迺  
爲了局此爲言剿者策也南路開展吐魯番至阿克蘇地狹  
民貧土回閭閻近爲敖罕屬部安集延所制安集延踞吐魯  
番之頭人帕夏能以詐力制伏回眾與白逆通善持兩端此  
時踰伏未動且貌爲馴順以示無他如遽加以兵則減後勁  
之軍增前路之賊非計之得也漢趙充國之討羌急先零而



釋罕开厥後先零平而罕开自服效猶可觀見之屯軍哈密  
修水利興屯田一爲鳩集哈回以固藩衛一爲置子中央杜  
賊勾結而取芻糧節輓輸猶其小者此爲言撫者策也甘涼  
與肅向稱腴郡亂後人少地荒物產銷耗關外安敦玉則尤  
甚焉今采買至十九萬石抵承平時全省一年額賦猶疑其  
尙可加采奪民食以餉軍民盡而軍食將從何出乎以輓運  
言之車騾負糧多而飼養所耗亦多駝負糧少而飼養所耗  
亦少以所運程途計之車行三十日而所負之糧盡駝行三  
十日而所負之糧尙可稍餘以濟待餉之軍駝行內地及戈  
壁日耗糧三斤若行邊外則食草不必食料所省又多自來

軍行北路用北路之糧無由關內運濟北路者今肅甘涼運安西由安西運哈密已爲從前承平時所難若尙責其踰天山運巴里坤更由巴里坤運古城勞費固不必言試思關內之糧除人畜食用無論騾之與駝能運至哈密者幾何能運至古城巴里坤者更幾何也於是爲之說者曰盍易長運爲短運盍於肅州玉門安西馬蓮井哈密建倉廩備起卸軍糧之用建廩店開井積草儲薪歇駝騾備轉般更替之用見於灰燼沙磧之間勉爲之已據報有成效無如糧運不能舍駝與騾駝騾往返行住均不能停餒養以騾駝所運之糧餒所運之騾駝非往多而返則少行多而住則少一轉所耗如是

數轉所耗亦如是并非長運耗多短運耗少也臣前稱軍糧僅可運至哈密者祇就運至哈密尙有餘糧供軍計之且指負多食少之駝而言非指車騾也景廉但知烏科之糧難運不知肅州之糧可采可運而無可供前敵之軍翻不如北路駝運勞費相當免耗糧草究可供前敵之軍西路用兵肅州哈密原有設糧臺成案大都集餉調車馱就北路采糧運北路濟軍岳鍾琪由四川甘肅調駐巴里坤其初不知地形故有南路設糧臺辦糧十四箇月之議旋卽停止人力所限地實爲之今豈必異於古臣之所以擬從北路采運軍糧而指烏科一帶爲言者蓋以北路商旅往來均問途烏科除北南

中三大路外南有一捷路由歸化城包頭而西不經烏科不由四路別有閒道可達巴里坤自包頭向西稍北至蛇太大巴共十餘站其間爲烏科及歸化各城所屬蒙地無臺站而有屯莊蒙漢雜處自爲聚落產糧之地頗多雇駝亦易由大巴西北十六站抵巴里坤則無臺站無屯莊計程以駝行一日爲一站自歸化城起駝行三十餘日可抵巴里坤遂呼爲三十餘站所經之地屬何城管轄無從確悉但稱烏科實則近時商旅赴西路者均以此路爲徑捷未嘗繞道烏科兩城也臣意若此路糧運可辦於前敵軍食有裨而關內之糧遞運安西哈密亦可由巴城用駝接運庶前敵軍食以兩路供

之不虞缺乏。但求於事有濟得免諉謝之愆。雖艱阻勞費固不恤也。如天之福。此後哈密屯務可興。敦玉耕墾漸廣。庶糧運兩事尙或不至束手。臣惟盡其心力所能到者圖之。

諭旨。關外見有統帥。及見有兵力。能否剿滅此賊。抑或尙有未協之處。應如何調度。始能奏效。或必須有人遙制。俾關外諸軍作爲前敵。專任剿賊。方能有所稟承。著通盤籌畫。詳細密陳。臣謹按關外統帥。景廉素稱正派。亦有學問。承平時迴翔臺閣。足式羣僚。惟泥古大過。無應變之才。所倚信之人。如裕厚等。阿諛倚勢。少所匡助。額爾慶額初到。采糧與局弁商辦。局弁備舉以告。裕厚惡其漏泄。立將局弁棍責。額爾慶額銜之。又初見景

廉接待不甚款洽自此晉見甚稀不樂爲用額爾慶額雖性情粗莽不甚曉事然膽力尙優如有以慰其心未嘗不可得其力也金順在肅時曾誅黎獻叛卒頭目而收其散卒百餘入營後遣劉宏發五營赴古城此散卒雜圉其中到後復爲黎獻誘去并句引其同營勇丁與俱桂錫楨稟來言彼間有句致外營勇丁之事大約指此景廉不知也兵農旣分不能復合景廉泥寓兵於農之說誤擬屯丁爲戰兵上冬曾委一金姓率五營駐濟木薩圉附近地方甫築營壘偶聞賊警一夕潰退臣初不信後接其函牘稱該軍頻年且戰且耕近多疲乏茲委員於肅募補屬飭各屬資給是屯丁潰退之說似非

無因并悟其前奏仿古徙民實邊欲調取關內戶口赴古濟耕墾爲寓兵於農起見不料其經歷有年若不知農之不可爲兵游勇之不足恃也巴古濟各處糧非寬裕臣疊接額爾慶額桂錫楨稟報采糧地方與糧價數目疑其不實函致金順屬其察看茲接金順正月巴里坤來函具言巴城辦糧三千石價漸增至十七八兩奇古濟分途廣采僅得一萬石除劉宏發五營食用外祇贖數千石南山口可采者不過數百石紅土坂灘可采二三千石所示采糧原單數目相符惟景大臣亦在各處采買故僅得此數人言景大臣已爲金都統訂買二萬數千石實非無因如果巴古糧絀景廉肯於北路

設法采買不勒定本境市價人情趨利若驚境內價高商販  
聞風而至糧價自當平減何至客軍到境百貨價值如常糧  
價獨騰貴數倍乎見在關外議論景軍有糧無兵金軍有兵  
無糧按其增募部勇力止金軍足知其計之拙也金順爲人  
心性和平失之寬緩雖有時覬便乘利而究之服善愛好無  
忌嫉之心平時粥粥無能帶隊臨陣尙能奮勉臣前在肅州  
目擊而知觀其在軍數載過無可指功有可言其人之大概  
可想臣於景廉而知古所稱殷浩房琯終不失爲清流也臣  
於金順而知古所稱宮之奇董安于終不失爲智士也以僚  
友私誼而言奚必求全責備惟旣蒙



聖明垂詢及之固有不盡者以見在通籌全局而言金順旣居前敵任戰事似宜以戰事實之關外統馭之權在烏魯木齊都統若以景廉之任改畀金順令得節制各城辦事領隊大臣而以金順所任京秩改畀景廉似於前敵事宜呼應靈通較易措手關外兵力本不爲薄惟勝兵少而冗食多以致曠日稽時難覩成效於此而欲從新布置非嚴加汰遣不可臣前在肅與金順定議將舊部挑汰資遣足成十二營外挑畱明春所帶成祿舊部并成三營合爲十五營金順又請調臣部馮桂增馬隊一營礮隊一起以勇丁五百夫二百爲一營計算已近萬人嗣明春授哈密幫辦大臣不歸金順統領

金順又廣收投效弁勇遂漸增至二十營有奇如果一律精實則此二十營已足敷攻剿之用不須更調見在賊勢無增而官軍漸增漸多不符原議之數若就見有兵力而言豈復尙虞不足至用兵之道規模局勢先後緩急尙可預商至臨敵審幾致決瞬息不同兵情因賊勢而生勝負止爭呼吸斷無遙制之理臣自忝預軍事至今閱時頗久竊維用兵一事在先察險夷地勢審彼己情形而以平時所知將士長短應之迺能稍有把握其中有算至十分而用七八分已效者有算至七八分而效過十分者亦有算至十分而效不及三四分者更有我算多而賊不應并有賊算出於我算之外者始

歎古云多算勝少算及每一發兵須髮爲白者非虛語也平時用兵親臨前敵於地勢賊情軍情審之又審盡心力圖之可免貽誤有時不必親臨行陳但畫定大局料定賊情用其相信之將領并所部之人才亦可集事惟過則歸己功則歸人以策後效以勵將來可常勝而不敗蓋於所部將領知有素所部餉需計之已深故隨事隨時泛應而可期其曲當也若以此驟加之別部行之異地譬如盲人道黑白又繫人手足令其搏鬪求勝不能盡人之長適成己之短其害將不止人已兩負此可見遙制之難矣關外之事自嘉峪至哈密臣漸有布置并辦理巴里坤事宜惟該管鎮迪道例雖應

歸督臣統轄而烏魯木齊都統久視爲專屬不樂其別有稟承致關外事體不相聞問應請

敕下烏魯木齊都統仍歸舊制凡鎮迪道所有公事隨時稟報督臣得以遇事贊畫稍資裨助否則閫闡之內畛域攸分督臣無從過問何能借箸代籌至遙制之說尤非疆臣分所當然易生嫌隙不特事非舊制難議更張且一人智慮才力責以數千里外擘畫經營勢固不逮徒滋諉謝之端更啟觀望之漸無益於事而又害之實非宜也

諭詢肅州克復後令將所部裁併遣撤以備出關餉需并著一併奏聞臣謹按各路出軍并甘肅向存各營改照楚軍發餉者除撤

遣四十餘營外見存馬步一百四十一營每年共應發滿餉  
四百八十萬兩各路就地召募土勇預擬改爲額兵者四千  
餘名每年應發實銀十八萬餘兩西甯甘涼肅各提鎮標營  
每年共需實銀約三十餘萬兩合計軍餉項下共需實銀五  
百數十萬兩此外軍需項下如軍裝軍火采買製辦之費每  
年需實銀三十餘萬兩并棉衣單衣及各防軍糧價津貼均  
共需實銀四十餘萬兩加入水陸轉運腳費臺局薪糧津貼  
各項下每年約共需實銀三十餘萬兩總餉需實數計之共  
銀六百數十萬兩自辦理西路出關采運以來每年出款又  
增實銀二百餘萬兩合餉需實銀計之一歲入款近五百萬

兩出款需八百餘萬兩以入抵出不敷實銀三百餘萬兩同治十二年辦理奏銷截算是年臘底止積欠餉數八百二十餘萬兩卹養項下實銀三十餘萬兩以撤遣四十餘營抵積欠餉數二百餘萬兩尙欠六百數十萬兩加入十三年欠數又七百餘萬兩當此時艱同值各省協解之款難於議增就常年餉數言之以入抵出不敷之數已百餘萬兩而頻年積欠之數尙懸欠七百餘萬兩見辦關內外采運新舊已墊未墊出款又增至四十餘萬兩晝夜焦思無從設法擬俟奏借洋款三百萬兩到後再設法裁撤以濟出關之需見存之一百四十一營除西路北路邊防及安插新撫諸回各處不可

輕議外其東路南路防營專司緝匪護運見在地方漸安游  
匪斂迹有可裁併者可減汰者內如穆圖善馬步各營實可  
全撤雷正綰各營可漸改制兵均當次第奏請施行此外軍  
裝軍需軍火等件暫可減辦可緩辦者津貼轉運等費可減  
省者均當分別酌減彙案奏聞關內省一分關外卽多一分  
勻濟臣惟殫誠竭慮不惜心力黽勉圖之而已

諭旨西路用兵不能不以肅州一帶爲後路糧臺朝廷不另派戶  
部堂官辦理疊諭左宗棠駐紮肅州專司其事并以袁保恆前辦  
西征糧臺尙無與左宗棠不能和衷痕迹故授袁保恆以戶部侍  
郎作爲幫辦以爲該大臣指臂之助迺近來彼此齟齬殊失協和

之道袁保恆旣不能與左宗棠平心商榷深恐貽誤事機且遇事各存意見則兩人同辦不如一人獨辦關外糧餉轉運事宜應如何辦理自必籌之至熟而鎮西迪化各廳州皆該督所轄尤應獨任其難左宗棠前有不駐肅州亦可隨時料量之奏如該大臣可以兼顧抑或一人不能兼顧而袁保恆實不勝幫辦之任該大臣意中另有得力之員可以分任其事亦不妨據實直陳均著妥籌密奏臣謹案從前西路用兵肅州哈密均曾設立糧臺而運糧踰天山濟西路之北者實止岳鍾琪一人旋以車馱煩費自議停止後此查郎阿議開山修道以通糧運迄未舉行此外則無可考當豐亨豫大之時不慮無財辦運不慮無駝騾應調



承辦諸員不乏敏幹之才而顧未主此策者非因此道勞費太甚盡存畏難之心實緣所運不敵所耗糧之可到前敵供軍食者少也見於肅州安西哈密修建倉廩各以存倉斗二萬石爲率以待輾轉運撥袁保恆見成車輒分置肅州安西州以濟駝騾之窮於北路糧駝試辦采運以補肅州安西哈密之乏竊維事之可爲者止此至袁保恆於同治七年

諭旨派赴臣軍差遣委用臣念學士清班難於位置聞其爲人姿性警敏素尙圓通而奢侈驕矜習慣成性在所不免因奏請其辦理西征糧臺專司開單奏催協餉及咨函分致各省關之事餉到卽交駐陝總理軍需局道員沈應奎經理而軍裝

局亦增焉祇管餉之入款不預餉之出款臺中薪糧幕俸勇  
餉按月支給均有定章遇有需用由臣批飭軍需局照發意  
在用其所長避其所短也於體制優以儀文於酬答隆以禮  
意至於稽核一切則未嘗有所假借如是者五年袁保恆遇  
事啟告亦無過失可指迺自奉幫辦出關轉運事宜

恩命而後一變其從前所爲不特遇事不相關白卽奏報亦不令  
臣預聞所請鉅款動稱某款需用若干初年若干常需若干  
渾言應需而不條舉所需數目其空言無實已可概見臣因  
意識不合曾具摺直陳并將歷次咨駁之件鈔送軍機處戶  
兵兩部亦謂所言公則公之何常有逞辯爭勝之意袁保恆

立意牴牾仍以臣言爲錯誤而不顧此心所安又藉購備軍械視糧臺協款爲私計恣其揮霍各局靡所適從臣亦無憑稽核同役而不同心事多牽掣誠如

諭旨兩人同辦不如一人獨辦之爲愈矣至臣前奏不駐肅州亦可隨時料量原以西路所設各局委員均經審擇隨時察看弊混難容而局章旬報不逾旬外三日月報不逾月外十日由此達彼節節皆然如有奸弊容易察覺輕則撤委重則劾辦董之以甘涼安西兩道而臣總其成各委員弁毋敢逋慢良以官輕秩卑驅策較易局密期促舞弊爲難亦猶秦西互市官少而事舉也歷攷從前兵事多設糧臺而糧員之以貪

緣進以貪墨終者比比而是臣自忝預兵事以來有鑒於此  
每設局而不設臺惟由東南而西北曾於湖北奏設後路糧  
臺兼司餉需出入如道員王加敏相從於湘鄂江西皖越八  
閩辦理臺局要務不特臣軍倚賴最深亦各省大吏所共信  
雖假以糧臺之名而庶務躬親與尋常局員無異此外如道  
員沈應奎總理軍需局名爲局員而所辦皆糧臺之事亦一  
時之選惟兩員見辦臣軍餉需要務未可調令他往區區愚  
衷竊以關外時勢而論應請緩設糧臺仍仿照見行章程於  
哈密巴里坤各處設立糧局爲宜哈密一局見委署通判張  
季方經理咨張曜照料專司收糧轉運巴里坤一局委見署

總兵王鳳鳴經理由臣遴選員弁幫辦專司收發臣雖遠距省城尙可以時鉤稽加之督責務歸實濟以裕軍儲而護臺之軍可省糧臺陋習可除一切經費可節矣如有必須親臨察核之時自當力疾前往斷不敢顧惜微軀致滋貽誤袁保恆旣撤西征糧臺可否責成陝西藩司經理遇有應行奏催及咨行各省事件均呈由陝西撫臣核辦應候

聖裁

諭詢錢鼎銘擬將宋慶全部調回潼關扼紮宋慶所部應否留紮內地如不令該軍西征關外兵力是否足敷剿辦著左宗棠體察情形具奏臣按兵之用在精兵之精在將宋慶治軍能整約束能

嚴而虛懷好善尤有可取本擬俟金順全軍拔行後糧運通融所部由涼州出關屯安西繼進其前隊千人則已於去秋進哈密耕墾茲錢鼎銘擬調其回紇潼關意在鎮壓中州拱衛

畿輔臣察看烏魯木齊賊勢非極披猖金順所部未爲單薄宋慶一軍旣未深進應卽照所請調回惟已到哈密之千人是否拔令同歸應由宋慶酌度臣已照錄錢鼎銘來咨遂會宋慶屬由鎮番取道甯夏以歸就西事論將來進兵之際恐須別簡勁軍方期周妥見計未撤各營尙有堪以應調者宋慶一軍東旋自無不可敬承

密諭敢不披瀝直陳惟辭太繁尤未能簡當遲稽時日惶恐難任  
伏懇

聖恩鑒亮三月甲辰奏甲子

詔報曰覽奏均悉關外應先規復烏魯木齊而南之巴哈兩城北  
之塔城應增置重兵以張犄角若此時卽擬停兵節餉於海防未  
必有益於邊塞大有所妨所見甚是至海防之餉據稱始事所需  
與經常所需無待別籌綜計各省設防事屬經始需款較鉅此則  
宵旰焦思而尙待與各省疆臣共相經畫者也關外軍事餉事總  
須得人本日已降旨授金順爲烏魯木齊都統并將景廉調補正  
白旗漢軍都統與袁保恆一并諭令來京供職至臨敵審機致

決誠難遙制而規模局勢先後緩急左宗棠亦謂尙可豫爲商酌  
且西征將領分位相埒非有重臣爲之統率不但諸軍無所稟承  
且恐各不相下貽誤戎行左宗棠著以欽差大臣督辦關外剿匪  
事宜金順著幫辦關外剿匪事宜惟甘省善後事宜與辦正在喫  
緊之際而糧餉轉運亦應由關內豫爲經營左宗棠或駐紮肅州  
或隨時出關料理以期內外兼顧之處著酌度情形具奏金順當  
隨時與左宗棠會商專任剿賊之事埽盪逆氛關外之軍尙多尤  
食應如何嚴加汰遣進兵之際旣須別簡勁軍未撤各營何軍可  
以應調并著通盤籌畫詳細奏聞關外時勢可以緩設糧臺卽照  
該大臣見行章程於哈密巴里坤等處各立糧局妥爲經理北路



另有捷徑由歸化包頭而西可達巴里坤此路既能籌辦自可從容布置總之無論長運短運及如何辦糧如何取道但能於事有濟悉由左宗棠酌度辦理該大臣素顧大局當不致有負委任也西征糧臺著責令陝西藩司經理遇有應行奏催及咨送各省事件該藩司卽呈由陝西巡撫覈辦鎮迪道例應歸陝甘總督統轄著左宗棠知照烏魯木齊都統仍歸舊制宋慶一軍既可東旋卽著照所議行

按李氏雲麟西陲述略云當光緒紀元之始海防邊防并急冬十一月雲麟奉命仍赴西陲軍營進謁故相國王文忠公辭文忠曰方今建議諸臣多因海防喫重請唐倅西陲用兵畫關而守廷論疑之余因會議時排眾議之不洩者力主進剿幸蒙俞允因有命左節相督師之命前此所以力爭者我朝疆域與明代不同明代邊外皆敵國故可畫關而守今則內外蒙古皆臣僕倘西寇數年不勦養成疆大無論壞關而入陝甘內地皆震卽駛人北路蒙古

諸部落皆將叩關內徙則京師之肩背壞彼時海防益急兩  
面受敵何以禦之此次以陝甘百戰之師乘銳出關破未經  
大敵之寇烏魯木齊轄境不難指日肅清但海內元氣未復  
陝甘地方凋敝降眾未安根本不固烏垣既克宜趕緊收束  
乘得勝之威將南入城及北路之地酌量分封眾建而少其  
力以烏垣爲重鎮南鈴回部北撫蒙古以備禦英俄實爲邊  
疆久遠之計按公書牘於文忠文祥公贊助西征之事蓋  
屢言之可攷當日內外一心用建大勳李氏雲麒後爲公所  
遣還著書于西事多故爲異先是英繙譯官馬嘉理由印度  
同此所述則信而有徵矣

游滇爲騰越官軍所戕英使威妥瑪遂揚言英將調印度兵  
由緬甸圍滇而結俄兵由伊犁進以牽制西師議者洵洵慮  
英俄相協謀我會俄國兵官游華將取道甘肅出關歸國於  
是皆疑俄使已受威妥瑪煽誘來甘意在覘我虛實謂公當  
毋示之瑕公以爲西征以規復舊疆原與英俄無涉英欲越

緬甸開市滇邊以銷鴉片非各國共有之利其不甘增和可知且由緬至滇既非用兵之地以主制客不爲利誘則地險心固未嘗不足捍吾圉此時雖不可與顯起衅端亦不可專以柔道牽之致需泥召寇之失

見書廣卷十五是年與董韞卿大司農書按書又有云

時事多艱即起古昔賢能處此亦將來手然果內外一心如泛孤舟於極天怒濤中自具官止神行之妙則亦非無津涯也近人見西洋製造之精自知其不易及遂欲以酒解醒爲苟且目前之計鄙懷竊有未除夫言學而至於藝言戰而專於械不過學與戰之一端我不能而人能之吾不可不師其長固也名謂學止於藝戰止於械夫豈其然吾人讀書志其大者遠者博與巧非儒所尙有時迂疏寡效不如小道可觀致使人以儒爲戲此固學者之過豈儒術誤之耶鄉有富人造新屋落成之日飲饌款客迺坐匠首於塾師至俄使奉命之上一座譁然遂爲笑柄今之論者得毋類是

來中國在上年何知有馬嘉理被殺威妥瑪藉以肇衅之事

又何從受其指使其事易明至則自宜坦懷示之隴禍已十  
餘年固無可掩覆五月索思諾福斯齊等五人至公以禮接  
見書牘是年與譚文卿書云自頃中國多事外族羣起欺侮  
之心而自負熱洋務通夷情者不過效其所爲以求一時  
無事此天下所不與也至接見款待本應以鄰國賓旅之誼  
處之而顧議從其儉不知何說事變十餘年而解人難得尙  
論人才乎興言引居節署間日一會食推誠相與  
及此爲之心每  
西學陳事實請付史館摺云俄官索思諾福斯齊游歷過  
甘該故大學士接見如儀飲食酬酢備極款曲與講孟子三  
自反之義俄官爲之欽容臣時在坐拱默而已復與臣日忠  
信篤敬蠻貊可行心知氣血不相遠但積誠相與久將自感  
無他詢以外間傳俄與英有約之事俄使荅言英人叵測俄  
道也  
與中國從無交兵之事不至忽啟衅端具言其國主意與中  
國永敦和好伊犁駐兵迺防回侵害竊中國克烏魯木齊瑪

納斯卽以交還又言此行意在請由內地開通茶市徑運隴  
邊公念俄已於恰克圖通商此請徑銷茶引正可杜私販自  
我定釐稅章約挽回利權收茶馬馭邊之效遂許其邊事定  
後徐議書牘是年與劉峴莊書云俄使來瀛弟引居節署坦  
懷示之無絲毫掩藏蓋覆并示以新聞紙所言與英  
人有約之事渠言此行係上年奉其國主之命而來原爲承  
敦和好并無異說本國與中國從無交兵之事不至忽起訐  
端因言英人長水戰陸戰非其長其心術不可問言及廿年  
前與英交戰之事自鳴得意最後述其來意因彼國辦茶由  
上海船運天津陸運張家口以達恰克圖計程六千里由邊  
界運銷各處又數千里萬里而遙若由湖爾運茶至古城烏  
魯木齊諸處銷售最爲便利弟答以陝甘總督銜緊茶馬本  
可預聞且該事定再議惟通商原可而銷鴉片與傳教兩事  
斷不能行渠云鴉片俄土不產無販運之理天主教與中國  
聖教小異大同亦無相彊之理并言大軍出塞如須助勦願  
聽調度察看情形確無與英協以謀我之事又與譚文卿  
書云索思諾福舌辯有才談次每言其地學之精細玩所示

之圖果細緻殊常山川條列備具因問客遊中國日淺未經  
身歷各郡縣何能周知山川形勢憑何繪成全圖索云此就  
康熙圖摹繪而成也曉之曰康熙與圖是測度定地而成故  
爲古今希有定本後此拓地漸多乾隆中隨時增入并令何  
侍郎攜帶儀器徧歷各處詳加覈訂是爲乾隆內府輿圖則  
尤精而又精者因取影刊大圖示之索意嗒然自此希言地  
學矣至槍礮之製索所推服者惟英法與布而我製造局能  
仿法與布爲之其精者與布相同而臆造之大洋槍及小車  
輪礮三腳礮山蓋又彼中所無因令縱觀各種并赴局驗視  
歎服同聲自此亦希言槍礮矣察其來意實奉其國主之命  
而來聞甘肅近事知我國有備度無以撓之則惟有通茶市  
取索使漸行先數又忽云數年中曾遣使數輩到西南大通  
肅甘一帶探聽知措置之宜番回畏服中堂亦有所聞否答  
云此等事向不理會我法但求此心所安不要他人說好因  
言在城固時曾有教民懇免減釐金事意求看顧答云此等  
事不宜干預因斥通事糊塗索亦默然察其情形來意無他  
苦撫馭得法或可保數十年無事至自請代運軍糧則已先  
遣其兵頭入瓦勞伏歸告俄使以關外糧運艱自請代爲采  
預備一切當不至荒唐也

俄使以關外糧運艱自請代爲采

購自其國在山諾爾運至古城欲速師期以通茶運相與訂約而別公上言其狀由是羣疑始釋書牘是年與沈幼丹書云俄人西來論者均謂意在覘我虛實新聞紙且謂與英人協以謀我當事即據以入告俄使來蘭引之同居一月覘其意態似尚無它其與英亦婚媾亦仇怨也英忌俄之與我和俄亦忌英之與我和我能自疆則英俄如我何我不能自疆則受英之欺侮亦受俄之欺侮何以爲國自款議定後均知以自疆爲急迄今未敢自信其疆然則何時適有疆之一日乎與言及此吾輩誤國之罪可勝數乎新聞紙島人資之以治中國近稱洞悉洋務者大率取材於此不覺其詐又與島客久處往往易其初志如徐元扈何嘗不負時望何嘗不稱博雅一見西儒便入彼法蓋久處閭室目無正明耳所賴海內落落數君子一祛此蔽俾天下不以儒爲戲也公既奉

命督辦新疆軍務次第廣籌糧路屯政整飭關外各軍六月癸巳具陳籌畫情形曰竊維新疆之事從前因兵力餉事未能兼

顧遂致叛回構變疆敵竊邊土宇人民不可覆按於此而欲力圖恢復挈二萬里戎索之舊還之職方戢萬千族殊俗之民漸以聲教正值寰區甫靖財力久殫內患雖平民勞未艾其難誠有倍於拓疆之始者臣庸朽菲才又值衰疾侵尋志慮鈍竭何敢不自忖量謬以自承顧念臣子之義厥重匪躬疆場攸司責無他諉自從戎伊始卽矢盡瘁馳驅豈頭白臨邊忽易初志謹將所籌情形爲我

皇上敬陳之一曰廣籌軍糧也師行北路宜用北路之糧不但節費亦免耗糧臣前疏已詳之南路肅局既有見糧又車馱駝隻購雇稍多可以灌運自宜嚴切督催以廣儲峙北局設於



歸化分局設於包頭飭升用知府前署綏德直隸州知州陳瑞芝提督銜總兵蕭兆元司之雇民駝轉運計自三月杪至五月據報陸續運過四十餘萬斤至巴里坤每百斤牽合銀八兩內外袁保恆前奏甯夏采運臣飭署甯夏鎮總兵記名提督譚拔萃甯夏府知府李宗寶接辦見據報已雇駝數百先由察罕廟試行如果此路通利再爲加辦察看漠北素產健駝又便水草惜久未開運倉卒應募者少又駝戶每以拉差爲苦疑沮不前臣見飭巴里坤鎮鎮迪道嚴行示禁冀聞風踵至運道暢行庶餉饋可通亦收節省之益正辦理間適俄國游歷官索思諾福斯齊等到蘭與之談論近事索思諾

福斯齊自稱俄國在山諾爾地方產糧甚多駝隻亦健距中國古城地方不遠如中國需用糧食伊可代辦送至古城交收由俄起運須護運兵弁均由在山諾爾派撥其兵費一併攤入糧腳價內每百斤須銀七兩五錢如年豐糧多駝腳不貴則價尚可減也比卽與定議書立合約計年內可運古城糧二百萬斤明年春夏可運足三百萬斤索思諾福斯齊已專兵八瓦勞伏前往告知其地巡撫據稱斷不致誤臣見委甘肅候補同知丁鶚等赴巴里坤又委甘肅卽補道陶兆熊等赴古城辦理采糧開墾及收支事宜此北路籌糧情形也南路肅局存見糧三萬餘石安西局存見糧一百數十萬斤

哈密局除張曜各營外存見糧一百三十萬斤見在趕緊灌  
運張曜在哈密辦屯墾水利事必躬親不惜勞瘁據報墾荒  
地一萬九千餘畝可獲糧數千石見據甘涼肅各廳州縣稟  
報今歲夏雨優渥冀獲豐稔將來新糧市價有減無增車駝  
之受雇者亦日多一日轉運較從前稍易此南路籌糧情形  
也臣因歸化包頭采運巴里坤較涼甘肅采運巴里坤價腳  
大減而糧則實裝實卸別無虛耗故決計於北路開一運道  
陸續撥兌實銀已四十餘萬兩甯夏已發銀三萬兩計秋高  
駝集運數可增南路由甘運肅由肅運安西均用車駝由安  
西運哈密運巴里坤均用駝隻節設廠局濟水泉刈草薪以

利運道一切經費統於見辦采運項下開支計轆轤轉般運數可倍此合南北兩運籌巴里坤之糧也俄國在山諾爾地方緊接我布倫托海邊界距古城數百里俄人代爲采運二百萬斤送古城視巴里坤運古城路程較近實屬獲之意外計需銀十五萬兩此於北路之北籌古城之糧也就目前局勢籌應前敵急需事之所得爲者止此歷代之論邊防莫不以開屯爲首務或辦之用兵之時以省轉饋或辦之事定之後以規久遠要之得人則有益軍儲不得其人則虛糜經費且西北治地開荒尤資水利就窪瀦水障之令深引渠溉田灑之令普旣需人工尤資器具而哈密土質善滲土工石工

外別有毛氈包裹之工爲他處所罕見旣需多籌器具又須廣備氈條開墾之先所費旣鉅臣於張曜由安西進屯哈密時已津貼過運腳等銀五萬餘兩購辦氈條價腳銀約九萬一千餘兩張曜躬率所部彈力經營而後得著成效以後踵而行之固此奧區保綏戎藩可成數十百年無窮之利見復經畫巴里坤收召飢兵一千三百餘名每月給餉銀三千兩配以矛杆槍礮子藥俾其復成勁旅復委甘肅同知丁鶚等勦辦屯墾事務兼收包歸甯夏所解軍糧惟巴里坤地當天山頂畔氣候凝寒舊設天時地利人和等廠久已荒廢屯務雖興恐暫尙難供客軍坐食也由巴城而西北七站地勢沃

衍天氣漸和由此而古城迤西一帶更稱膏腴上壤景廉所辦公屯私屯外餘荒甚多若兵民盡力耕墾不虞乏食臣見委甘肅補用道陶兆熊揀帶員弁前赴古城驗收俄人代辦軍糧支發價腳一面察看古城一帶情形經畫屯墾事宜隨時馳稟核奪此籌哈密巴里坤古城糧運屯墾情形也一曰兵事宜早爲整理也西事稽延至今未覩成效由於冗食多而戰事少耳旂綠諸營久不足額就近各省無勁兵應調於是取土著兵民及各處就食兵民投地耕墾一備軍食一備戰守無事則驅其盡力隴畝有事則調其效命鋒鏑謂之且耕且戰事非不勞謂之卽兵卽農名無不美然調赴期會則

彼此觀望數日不能取齊麾令前驅則勇怯雜糅氣勢不能完整其何以戰且旣挂名武籍又令其從事耕耘譬猶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兩者相兼必致一無所就是且戰之兵不能戰且耕之兵不暇耕也茲宜畫兵農爲二擇其精壯有膽之兵宜馬者馬宜步者步束以營制一如內地軍營其曾著戰績如徐學功輩用之爲管帶爲督帶其才能辦事如孔才輩用之爲幫辦凡督帶管帶以及所部哨官什長酌給薪水辦公銀兩散人給餉與糧按照客軍營制減給其愿弱不任戰者散之爲農按照戶口指餘荒地畝令其承墾由官酌給籽種農器耕牛收穫後繳本歸倉外不取息其所穫糧石由官

照時價收買庶簡其精壯營伍可得而實散其愿弱屯墾可得而增兩利之道也關外各城所駐大臣有辦事領隊幫辦之分所駐之兵有錫伯索倫達呼爾察哈爾蒙古厄魯特沙畢納爾及綠營攜眷兵喚防番戍兵之分亂後舊制不可復按而辦事幫辦領隊大臣於本營存兵外兼帶馬步各營各請專餉所謂馬隊步隊旣罕能戰之兵而辦事幫辦領隊各員又非盡知兵之選徒糜餉糧無濟實用都統及各大臣因慮產糧未極其豐增竈更形其絀力主畫地自封閉關謝客之議以護官私屯糧不顧兵事利鈍金順進駐古城張曜進屯哈密遲回不前而後隊尙迤邐原防者以此見在巴里坤



古城已辦采運哈密已開營屯金順張曜兩軍畱後之隊應卽陸續開拔兵力既增則屯丁可減竊維此時必分別兵農責兵以戰課農以耕而後餉事可節兵事可精也哈密巴里坤古城所駐各大臣就見在所存旂營核定糧餉如缺額過多準照舊額馬步就地挑募丁壯補數但責其保守城隘不必責以戰事脫屯丁伍籍散之歸農則盡力隴畝民樂耕其野而官屯私屯地畝收穫餘糧準照時價發糶民亦得其饒不但分駐各軍可資接濟卽調發續進馬步沿途就地采購毋須裹糧以趨於兵事更覺順利較之見在辦法兵農兩荒不猶愈乎如蒙

聖明鑒允應請

敕下金順文麟遵照辦理庶於時局有裨此籌整理哈密巴里坤  
古城兵事實在此情形也

諭旨關外兵事餉事并轉運事宜均責臣督辦而蘭州距前敵數  
千里餉糧轉運雖可總其成至忝預戎機則調度指麾不能  
發當其可自當簡率大軍親駐肅州相機辦理惟師行糧隨  
事豫則立當此新穀未升駝隻歇廠轉運難期暢旺之時不  
先將前敵各軍食糧灌運充裕催其畱後各營陸續開行而  
遽率大軍進發致佔前敵軍食向後彼此兼顧更費周章督  
臣兼司關隴轄境遼闊逐節肅州距關內腹地太遠又苦鞭

長莫及調集各軍所遺營壘均是扼要地方非權其緩急逐撥填紮於建威銷萌之計亦形疏略見在一面督飭西路各局於駝隻起廠之前趕催車馱層遞灌運一至八月卽調新駝分駐安西哈密各處分段層遞轉輸而調回車馱搬運新糧一灌運安西糧局一運供臣部軍食庶期會從容畜力舒展於事均便一面調集各路將領商議出關隨征畱後防守各事宜及邊營分紮一切務臻周妥臣之進駐肅州未能求速者此也至景廉奏關內運糧至古城應以十萬石爲度以斤重計則三千餘萬斤非竭四五年之力不能辦到金順所需軍糧合畱後十餘營并計每年以市斗二萬石爲度尙祇

六百萬斤然此皆金順未調補烏魯木齊都統以前就彼時局勢言之也疏入

詔嘉勉焉已總理衙門以俄兵護運古城慮貽後患公荅曰俄助英不能分鴉片之利交中國可專湖茶之利其請代辦軍糧意在見好非包藏禍心可知索使行至哈密書來在山諾爾駝隻患疫如送古城不能辦到請送布倫托海由金軍轉運比荅以仍照原議接張曜哈密信言近時駝疫盛行亦非假話頃聞俄糧有運西湖之耗則正應前敵軍食在山諾爾卽宰桑淖爾轉音首與布倫托海接當科布多之衝尾與塔爾巴哈臺接則南近烏魯木齊瑪納斯賊巢我塔爾巴哈防軍

無多布倫托海官兵裁缺已久亦正須俄兵彌縫關漏故於其擬辦法不加逆億察看情形非西事大定與俄畫定疆界從新布置不可此時綢繆無裨實事先啟論端殊不必也八月甘肅分闡鄉試庚午公入闡監臨甲戌出闡於是奏以三品卿銜西甯兵備道劉錦棠總理行營營務處率老淮全軍從征起劉典以三品京卿幫辦陝甘軍務畱駐蘭州書蹟是年與譚文卿書云數年以來此間幸有楚軍支指迺有今日不但戰伐之勞卽修築城堡開濬水利廣興屯墾平治道路種種樹蔭棉諸事絲毫未假民力所省帑項奚翅巨萬萬計少給賞犒未嘗列款入告而成效可觀見在積欠之餉日增一日而應辦之事尙待次第施功非與楚軍相習爲軍情所服者何以辦此此次頭白防邊又衰病餘生不能不預爲覺替計派劉毅齋總理行營營務者儲畱後之用請克庵幫辦者防餉內顧之憂區區之愚非爲此身計亦所以爲此身計也

匭疏請速籌解濟

詔各省關欠餉提半依限照解以滇案未定

書廣卷十五是年與劉克庵書云洋防一

節國是未定實由主持者專顧目前恐不免需泥致寇之失遠在西陲不獲遙參朝論深以爲耻遇有機會當一言

之稅釐畱備洋防未幾議款增半稅免釐之制內地釐金日

絀書廣是年與袁筱塢書云餉源祇有此數自海防議起弟即有扶得東邊倒了西邊之說蓋料其必有今日洋票免

釐聞路國力持之昨幼丹書來云洋票行見已短收數十萬明歲絀數大約百數十萬似朝論未定而外已遵行此次

款議因滇案發端而要挾恫喝迺在正案之外損中益西此其一端當事但圖敷衍目前并目前亦難敷衍正恐西邊必

倒東邊亦未能扶也按煙臺定約事在甲午故陝臺奏提

書中有朝論未定之語路國文忠文祥公也

年終月餉六十萬迄無應者公迺飭臺局籌借商款而出關各軍已調赴涼州待餉進發又關外南北兩路糧運腳價浩

繁追呼尤急公不獲已奏請援臺灣成案借洋款一千萬兩歸各省關應協西餉分十年劃還奏曰見在出關各軍均集涼州訓練擬明正拔隊先行臣埃劉典到蘭將畱防善後諸務面商旬日亦卽啟行惟默計前途軍火子藥糧食柴草雖略有儲峙而行餉不能攜帶一月倘後路無糧接濟不堪設想又出塞之行成敗利鈍非能逆睹縱令事機順利而合新疆周二萬里地方規畫久遠較洋防七千餘里局勢尤寬歲月久暫遲速非可逆計徒擎空拳以談遠略匪特無其理亦無其事暫擬籌借洋商鉅款實迫於萬不得已之苦衷伏懇聖慈特敕沈葆楨仿照臺灣辦法代臣籌借俾臣得所藉手稍圖

尺寸之效。是年三子孝勛入縣學。作海國圖志序。吳縣  
吳君家傳。慎齋詩文鈔序。